

走向诺贝尔

中国当代 实力派作家 大系

ZHONGGUO
DANGDAI
SHILIPAIZUOJIA
DAXI



刘心武

Liu Xinwu

小说精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刘
心
武
小
说
精
选

韩
华
编

十三

生活没有亏待我，因为我对生活忠实，邮电局的领导和大多数同事，渐渐从我身上发现了一种可贵的素质，就是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高中毕业生，便轻贱自己所从事的平凡的工作。无论是分检信件，在柜台后负责邮寄包裹，还是临时顶替去送报送信，我都能认真负责，细致周到。因此，钢华给我写下的评语，也便渐渐失去效力——我在一九六四年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并在那一年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的《北京日报》甚至为我发表过一段消息，虽然只有八百字，只占据报纸的小小一角，却使我家里的人受宠若惊——这条小小的消息，彻底消除了他们因为我没考取大学的遗憾之感。大眼猫，你看到过这条消息吗？如果看到了，你会产生怎样的感想呢？那条消息虽然表扬了我，把我当成未上大学却能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种典型，但在对我的介绍中，却又多少带有点“从落后到先进”的意味。其实，我上高中时又何尝是落后的呢？当我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并没有忘记保尔·柯察金啊；当我跟你接近时，我也并没有格外疏远钢华啊；就是在西集公社的那个无名的池塘边上，当晚风吹拂着我们的面颊，柳丝拍打着我们的肩膀时，我们所谈论的，不也是如何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吗？……大眼猫，倘若你读到了那条消息，看见了那些字句，你是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还是微拢起眉头深思

[illegible]

有一天，大约已经是一九六五年的初冬了，我正整理、分发当天待递的报纸，忽然，一个粗黑的通栏标题使我吃了一惊，那标题写着批判某某同志的某种谬论！对“某种谬论”究竟谬不谬我兴趣不大，然而，那某某同志，却不能不令我关心，因为，如果不是另外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那某某同志，就是钢华的父亲。

说实在的，到那以前，我已将钢华深藏到记忆抽屉的最深一屉中去了。从马甘霖那里我陆续得知了她的消息：她自然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而她选择的专业，说实在的却是那所大学中比较艰苦的一种专业，这正体现出党对她的重视和她对党的忠贞。同许多素质与她相同的学生干部命运一样，她没有等到毕业便抽到系里工作——自然不是搞教学工作，而是搞党务工作。到一九六五年的初冬，她该已经是一个老练的党务工作干部了。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毫不令人惊讶的。然而，偏偏是她的父亲，却被党报登载长文公开点名进行了批判。

我站在邮电局的工作台前，匆匆读了一遍那篇批判文

章，文章所批判的论点和所阐发的论点，我都不能理解，然而，读完后我却不再怀疑，那被批判为宣扬修正主义的某某同志，确凿就是钢华的父亲，因为文章点明了他所担任的职务。

尽管我对钢华和她的父母都谈不到有什么感情，然而这篇批判文章的出现，却使我对她和她的家庭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关注。

大眼猫，你当时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吗？你作何感想呢？你的反应，一定比我更其复杂。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就是你并不会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情绪。大眼猫，我是了解你的，不然，我也不会在那个难忘的夏夜，随你到那个无名的池塘边去了。我还记得，在月光下，那池塘中的水浮莲开出的紫花，闪现着一种幽美、神秘的光晕……

十四

“不理解啊……”这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大多数人在私下场合经常喟叹的一句话。

是的，我不能理解！当年钢华那么虔诚地推荐给我的《平凡的真理》已被宣判为“黑书”不说，作者冯定也被作为“黑帮”揪出；而钢华的父亲，报上在再登批判他的文章时，也已不再称作同志；有一天我从一张从西安传来的造反派传单上，看见一条消息，就是《在和平的日子里》那本“修正主义”小说的“黑作者”，也已被“打翻在地”……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

我送哥哥去南昌。在北京站那笼罩着动荡不安气氛的站台上，忽然，我看到了一个熟人，当我瞥见她时，她也瞧见了，那是钢华！

钢华是来送她的弟弟上车的。原来，她的弟弟铁旗也在南昌工作。铁旗闷闷地低着头，显然，他是想不通的，可是钢华……大眼猫，你大概不可能想象到，钢华在同我意外地相遇时，竟会是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记不清我们俩是谁先招呼谁的了。总之，我们自然地凑拢到了一起，我向她介绍了我的哥哥，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弟弟。

我不知该怎么同她谈话。那并不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的感觉，而是唯愿我能没有在那个人声嘈杂的站台上遇见她的心情。

她却是坦然的、抖擞的，甚至是活泼的。她问完我在哪儿工作，跟着就问：“你们那儿的运动搞得怎么样？”

啊，运动！我立即想到了首先被这场运动所批判的她的父亲！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按说在那样一个场合，我是不该坦率地表露自己思想的，可是我还是脱口而出地说：“这个运动，我不理解……”

“你要努力地理解，积极地投入啊！”钢华已经不再是区区团支部书记，而是大学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了。七年过去，她的相貌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把两条短辫变成了一头厚密粗黑的短发，还是那样地耸动着粗黑的男人般的眉毛，还是那样的口吻，还是那样的气派！

也许是她那令我比运动本身更加不能理解的态度，使得我产生了一种冲动吧，我忍不住问：“你父亲……情况怎么样？”

她的脸色，竟越发开朗起来，她谈话的语气声调，竟格外爽朗：“他么？挨了批判，群众斗争了他……原来我跟妈妈也有点想不通。他回到家里，我打热水给他，他一边洗着脸上的墨迹，一边对我和妈妈说：‘没什么！群众运动嘛，总是这样的！他们批斗我的错误，我是共产党人，失去的只是思想上的灰尘，得到的是宝贵的教训嘛！’他还给我们形容，给他戴的纸帽子有多高，‘造反派’往他脸上画墨圈圈时，他怎么弓下身子去，一动也不动，好

大眼猫，钢华在那种情况下，还是那么样地真诚，那么样地恳挚！她的一番话，不但确实令我感动，也让我的哥哥消除了不少愁颜，就是她的弟弟铁旗，脸色仿佛也稍许好转了一点。

我哥哥和她弟弟都上了车了。临上车，钢华不仅鼓励她弟弟积极投入运动，还用力地同我哥哥握手，连连勉励他：“回去以后就投入运动，要相信党，要正确对待这场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仿佛她对我哥哥也担负着一种政治思想工作的责任。

大眼猫，我和钢华的这次相遇，也只使我对这场运动些许理解了大约一周。当所谓“百丑图”在公共场所大肆张贴，而某些单位打死人的消息不脛而走时，我就不但恢复了不理解，而且随着事态的恶性发展，爽性在心底里泛滥开了腹诽……

十五

我们那个邮电局的运动搞得“不好”。我因为既非“造反派”，也非被揪的对象，所以格外冷静，我那间小小的不被人注意的宿舍，便成了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当反插上门扣时，我竟可以从褥子底下拿出珍藏的《契诃夫小说集》，努力使自己沉浸进去……

然而，大约是已近初秋的时节，马甘霖突然闯入了我的“桃源”。在那样的时势下，我不能不格外谨慎，所以当马甘霖满面油汗，喘吁吁地问我：“你没听到什么消息吗？”我只冷淡得出奇地坐在床铺上，慢悠悠地说：“什么消息？今天中央台的广播里没什么重要的消息啊……”马甘霖急得把脚一顿，胖胖的脸庞上，一双眼睛责备地盯住我，急促地说：“施闽嘉家遭殃了！……”

我陡然跳了起来，一把揪住马甘霖的衣领，仿佛他犯了向我隐匿、迟误消息的罪过，脸上的青筋全都暴突出来，狂暴地摇晃着他的身子，厉声地问：“怎么了？！告诉我，她家怎么了啊？！”

马甘霖掰开了我的手，吁出一口气来，不再用责备的眼光看我，而是痛心地的扶住了我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事情出在前天……”

啊，大眼猫，运动一开始，我就想到过你，想到过你的家庭。你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在科学院的那个研究所里，你是芝麻粒儿，有什么理由去冲击你呢？你的父亲，

我约摸记得，是个工程师，可入党比较早，好像在解放前就入了党，历史该没有什么问题，他在那个技术单位里，好像也还算不上什么“反动权威”，并且也没有担负很重要的领导职务，所以大概也够不上“走资派”，因此，你家顶多被破破“四旧”，受点一般的冲击而已……我分析到这些，便比较安心。然而，马甘霖却带来了那样的消息！

原来，是湖北的一些“造反派”跑到北京来把你父亲揪出来的，说他是湖北当年地下党的一个什么“叛徒集团”的成员，不但砸抄了你的家，劫走了你父亲，而且还打伤了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大约当时忍无可忍，嚷了几句什么话，结果她们医院里的“造反派”便同湖北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把你的母亲打入了医院的“劳改队”，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大眼猫呢？她呢？她呢？”我追问马甘霖，可马甘霖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他是路过你家住的那个楼区时，从你家邻居那里得知这些消息的，那邻居唯独说不清你的情况。

马甘霖走了，我愣愣地坐在屋子里。天黑了，我也没有开灯。这是什么运动？！钢华的父亲和你的父亲，怎么都成了坏人？！钢华和你，怎么都成了“黑崽子”！钢华她想得通，你能想得通吗？！我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我一拳砸到玻璃板上，玻璃板碎了，我的手疼痛起来，拉开灯，手上点点的鲜血，滴到了我的衣襟上……

第二天下了班，我騎上自行車，頂着漫天風沙，到你

家住的那个楼区去。我有一种后悔莫及的感觉，其实从我那个邮电局到你家，骑车无非只需一个小时，而在以往七年的七乘三百六十五乘二十四个小时里，我竟一直没有下决心去找过你。为什么？为什么啊！人的感情，人的行动，在命运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是如此奇谲。

我到了你家的那个楼区，找到了你家住的那幢楼，并且找到了你家的那个单元。只见你家门上贴着封条，门两边是一些残破丑恶的大字报。我心里怦怦地跳着，那封条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理解！难道你的父母成了“敌人”，你也便不能回这个家了吗？我颓丧地一步步走下楼梯，每走一步都恨不能大嚷几声，大哭一场……

我终于走出了楼外，忽然，一样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那东西被抛弃在楼门一侧的垃圾口处，混在一堆垃圾之中——大眼猫，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你猜，你猜啊，你应当能够猜到——那是一个蒙满尘土的破损的塑料书夹，桔红色的，对，尽管它沾着污垢，被损害、被侮辱、被抛弃了，然而它依旧呈现着桔红色！

我弯腰拾起那桔红色的书夹，那来自东德的，你父亲出国时带回来给你当作礼物的，你曾用来夹过《大卫·科波菲尔》，夹过《铁流》，夹过《巴金文集》，夹过《相对论浅谈》和《反杜林论》的书夹，我掸掉它上面的灰尘，用衣襟擦去它上面的污垢，抚摸着它边缘上无法弥补的裂缝和缺损……

“笨笨笨笨”，我仿佛听到了你的声音！大眼猫，真的，在那么个情况下，当我手里拿着那个桔红色的书夹

时，我耳边分明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啊，大眼猫，一切的一切，都回到了我的心中：那些桌椅相连的座位，朗诵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班会，物理老师笑咪咪的面容，西集公社那小树林中水坑里浸泡着的柳木，打在我脸上的带着马粪味的小土圪塔，水渠堤上的水曲柳，池塘中的水浮莲所开的紫色的花，在卡车上我向你伸出手来面你却拉住了马甘霖的手，平安里三十一路汽车站那难忘的一瞥……

一切都被否定掉了！一切都变了形！一切都已不堪回首！

我把那桔红色的破损的书夹夹到了自行车车座上，正待推车返回时，一个中年妇女走近我，并且叫住了我——我朦胧地意识到，她大概早就在一旁注意我好久了。

“同志，你找谁？”她盯着我问。

“我谁也不找。”我不能不警惕。

人啊，人与人啊，怎么必得这样生活？

“你是找施家来的吗？”她放低声音，两眼直视着我。

“嗯。”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可以信赖的光芒。

“他们家出事啦……”她很快地左顾右盼了一下，见附近并没有人，便简要地把所出的事同我讲了一遍。她说的，与马甘霖所说恰好互为佐证。

“施闽荔呢？”我迫不及待地问。

“我也说不清。不知道是搬到单位去了，还是随她父亲去了……”

“随她父亲去？怎么会？她有什么罪？他们凭什么揪她？”

“她当然没有罪，他们也不至于揪她，可她对父亲一贯孝顺，她也许会主动随父亲去，她照顾他……施工程师有严重的心脏病呀！”

“他们不会那么人道，会允许一个女儿跟着一个老头子，去照顾他……”我判断着，“她也许还是搬到单位里去了吧？”

“那也可能。”那中年妇女满面忧戚地望着我问，“你是她家什么人？”

我想编造一个身份。然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假话已经太多，我应该哪怕只冒险说一句真话，使这个世界能多少变得可亲可爱一点。于是我便对她说：“我是施闽荔高中时候的同学。我们当年挺要好的。我希望她平平安安。我想帮助她。”

那妇女只是望着我叹气。她不知道我能怎么样地帮助你，正如她不知道该怎么地帮助我似的。

人啊，人与人啊，你们的心，如果仅仅能这样地相近，生活不也就增添了一份光明么？

我不再犹豫，我把早有准备的一封信掏出来，递给她，恳切地对她说：“你是施家的邻居吧？也许，施闽荔会回到这儿来的，如果您见着了她，请把这封信交给她。”

“好的好的。”她有点紧张的把那封信塞进了手里的菜篮子里，又左顾右盼了一下，望着我，对我说，“我想她如果没跟着去湖北，总要回到这儿来的，她就是进不去自己家，她也会来找我……我一定给她……”

有什么比陌路相逢而能互相信任更能使人变得纯朴

大眼猫，我就这样同那位可敬可爱的大嫂分手了。我虽然只同她见过这一面，然而，她却好比是一个光点，使我那段昏暗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希望，一股力量。大眼猫，她叫什么名字？她现在生活得如何？我要永远为她祝福……

十六

在那以后，当我一个人独自呆在宿舍里时，我就常常处于一种等待状态。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我那小屋的木门上会响起不寻常的叩门声，当我打开门时，门外会出现你的身影……大眼猫，难道我这种期待，这种痛苦而甜蜜的期待，不是有可能的吗？

我所工作的邮电局尽管也乱了起来，然而我们的业务，毕竟还得维持，所以没有乱到不成体统的地步。邮电局后院的门已被损坏，所以进出更加便当。当然，通向营业室的铁门每晚还是按制度锁得紧紧的，因为营业室里有保险箱和待领的包裹。我的宿舍在后院食堂堆放煤末的棚子后头，那里虽然显得破败污秽，却使我可以更放心地在那里维持着一个“世外桃源”。在熬过了一九六六年末和一九六七年初的严冬之后，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时，我已经

放肆到公然可以在午休时倒扣着门，看残留的一册《燕山夜话》。正是在那时候，我才更其痛切地感到《燕山夜话》里一些文章是那么可贵。

我等待着。而你久久地没有出现。马甘霖被他们那个设计院下放到干校去以前，又来过我的“桃源”一趟。据他说，你们家的那个单元已经住上了一家夫妻双造反的人家，而你所在的那个研究所，也已被“砸烂”，全体科技人员都连锅端地下放到南方一个什么农村去了。因此，我们从此更难得到你的消息。而我听了他的报道，却反而觉得你更有可能在某一天，来叩响我的木门。

我所期待的叩门声终于出现了。记得那是一个雨夜，没有闪电，没有雷，下着中雨，大约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我已经躺下，并且熄了灯，双手枕在脑后，听着那雨声，瞪着黑黝黝的天花板，想着想不清楚的种种事情。我忽然觉得，我这间散发着霉味的小屋，好比是一只蜗牛壳，而我，便是一只蜷缩在壳中的蜗牛。难道我就此终了一生么？难道这壳外的生活，就永远如此荒诞，如此离奇，如此令人气闷和沮丧么？……

模模糊糊地，传来一种和雨声、积水中水泡破灭声不同的声音，然而一开始我并没有惊觉。尽管我等待叩门的声音等待了那么久，一旦终于真正出现时，我却简直不敢相信——莫不又是我的幻觉吧？

啊，清晰起来了！那节奏比雨声要急促，要紧迫——是叩门的声音，一定是你终于来了！

我一滚就下了床，三下两下穿好衣裤，竟不待拉开电

灯，便过去开门——当我拨门扣的一刹那，我本能地问了一声：“谁？”

“我！”

啊，我都听不出那熟悉的声音了，然而我用不着怀疑！我慌乱地开着门，因为慌乱，门反而打不开，终于打开以后，我只看出一件湿漉漉的不合身的雨衣，随里面身躯的颤动哆嗦着……

把来人让进了屋，我这才去拉灯，一边拉灯绳，一边呼唤着：“大眼猫，你来了！”

我听见一声凄楚的呜咽，简直要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拉开了灯，只见我的床边蜷缩着一个湿淋淋的身躯，一头被雨水淋得透湿的头发在灯光下晃动着，一双污秽的手捂住了低垂的脸，那呜咽的声音，便从那指缝中溢出……

“大眼猫，别伤心，到了我这儿，你就安全了……”我大概是这般地安慰着。

忽然，那湿淋淋的头发向后一甩，来人抬起了头，并且撒开了双手，啊，我不禁愣住了——是我在作梦？还是我眼花了？我分明看见，坐在那儿的并不是你，而是钢华！

钢华望了我一眼，又哽咽地哭泣起来。我把门上的两道门扣都扣紧，把窗帘拉得更严密，帮她脱去了雨衣，递给她干毛巾擦头，然而我仍旧在半信半疑：这是真的吗？不是你，而是钢华！

就是那个曾经为通过劳卫制标准而在沙坑旁苦练的钢
华！

就是那个曾经在校园林荫道上给你讲大道理的钢华！
也就是那个给我们写下了不能被大学录取的评语的钢华！

并且活生生的就是那个在头年夏天的北京站站台上，
鼓励我和哥哥要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的钢华！

啊。大眼猫，看见钢华是这么一副狼狈、颓丧、神经质的样子，我把以往对她的一切嫌厌都抛到太平洋里去了，我心中油然涌出一种浓烈的同情，我还不曾对世界上的另一个人有过这么具体、这么充分、这么面对面可以当场赋予的同情。

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递到她的手中，诚恳地对她说：“别怪我，我刚才没搞清楚，我以为你是施闽荔……钢华，你怎么了？你别伤心，别着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我要逃！逃走！我要逃走！”钢华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对面的墙壁。

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虽然她还是那么一张面庞，那么一对浓眉，那么一双厚嘴唇，那么一种声音，然而她的轮廓线的变动，她的表情的新成分，她的语调的更异，都证明着她的内心发生了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告诉我，你遇到什么情况了，钢华？”我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让她可以从容地说。

屋外的雨下得大些了，雨声足以掩盖住从窗门漏出去的声音，更何况我这宿舍前面是堆煤的大棚。我自己松弛了下来，劝慰着钢华，让她也松弛下来。